《简·爱》

影片《简爱》以女主人公自述性的线性结构方式，以纪实风格讲述了简·爱一生为追求自由平等、追求理想爱情、历经曲折、不屈抗争的动人故事，为观众展现了一位生动、丰满、极富个性的十九世纪40年代英国女性形象。

影片截取了简·爱一生中三个生活片断：舅妈家、洛伍德寄读学校和桑菲尔德庄园。影片开始用了极简短的两个镜头将舅妈和圣约翰表哥虐待欺辱简·爱，以及小简·爱如何据理力争的人物关系充分展现出来了，从而使小简·爱一出场就以鲜明的个性抓住了观众的心。小简·爱怀着对新生活的渴望来到洛伍德学校，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就将她天真的美梦击碎了。原来这所学校的校长布洛克·赫斯特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在“惩罚肉体以拯救灵魂”的口号下，将不少孤儿折磨至死。简·爱最好的朋友海伦就是典型代表。简·爱在这里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都多次受到折磨与摧残。因此她十分仇恨布洛克及他所统治的这所学校。在海伦死后，她决定离开这座人间地狱，但李佛医生的帮助使她认识到学好知识本领，掌握抗争的武器才是她当前最重要的责任。为了用事实维护自己的人格平等、追求理想爱情，历经曲折、不屈抗争的和尊严，简·爱以顽强的毅力刻苦学习，各门功课均取得了优异成绩。所以在洛伍德十年的艰苦生活，不仅使简·爱获得了立足社会的本领，还开阔了她的视野，磨练了她坚强的性格，使她走向成熟。当她毕业时，她不顾布先生的挽留和阻拦，毅然离开了这所充满悲伤与仇恨的学校。

她怀着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来到桑菲尔德庄园从事家教工作。简·爱在桑菲尔德度过的日子，可以说是她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日子。虽然这座古堡式的庄园是那么空荡、冷清、孤寂，男主人爱德华经常不在家，脾气又那么古怪，但是随着简·爱对环境和主人逐渐的熟悉和了解，特别是她以自己纯朴、善良和真诚的爱心换得了亚黛儿和爱德华对她的信任、尊重和喜爱。在感情上，又使她经历了开始对主人由小心谨慎、不卑不亢，到和主人能平等而真诚地交心，到共同产生炽热的爱情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因此，使她以前在舅妈家和洛伍德所受到的歧视、侮辱的心理阴影被尊重与爱所代替。使她不仅尝到了做一个自由、平等的人的滋味，而且还得到了她所追求的理想爱情，令她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幸福。但是当她和爱德华的婚礼受挫以后，她毅然选择了离开桑菲尔德。

也许有的观众不能理解，既然她与爱德华真心相爱，并且他又那么真诚地近乎乞求地请她留下，为什么她连一点犹豫也没有就绝然地离他而去呢？应该说这正是简·爱的性格逻辑发展使然。简·爱身为一个无父无母无钱无势的弱女子，社会地位卑微，连亲舅妈和表哥都要虐待歧视她，因此她从小就养成了为维护个人的人格自尊不惜与一切传统偏见和习俗作斗争的性格。在桑菲尔德庄园，她虽然得到了爱德华的尊重和爱情，但他不能与其妻（疯女人）离婚（当时英国法律规定），她不能成为他名副其实的妻子；更因为爱德华一直未能告诉他与疯女人的婚姻实情，使她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哪怕是以牺牲爱情为代价，她也要离开庄园。这次出走不仅完全符合人物的性格发展逻辑，在当时社会还包涵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应该说，它既是当时英国妇女倍受歧视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反映，也是当时英国日益高涨的宪章运动时代精神的反映。也许这正是简·爱这一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所在。

影片的结尾与原著小说有所改动：即将圣约翰表哥处理成上吊自杀，舅妈死去后，由简·爱继承了遗产；而且前往桑菲尔德庄园找到了已双目失明的爱德华并与他结婚，后来还治好了他的眼睛，又为他生了一个小孩。由于合法继承遗产使简·爱由穷变富，不再被人歧视；同时简·爱主动与由于大火变得一无所有且双目失明的爱德华结为合法夫妻，使简·爱终于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得到了完满的结局。在这里，我们无须苛求简·爱必须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一种觉悟和反叛，因为简·爱的反抗本来就是一种维护人格尊严的个人奋斗行为（至少影片表现的如此），因此，应该说简·爱的“回归”，并未背离人物性格的发展轨迹，也并不影响影片本身在客观上透视出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琼·芳登饰演的简·爱这一艺术形象是很成功的。她善于运用眼神、面部表情及细微的动作含蓄地传达出人物的忧和喜及种种矛盾心态。特别是在处理与爱德华情感关系的发展方面，她将女主人公的那种由不卑不亢到试探性了解、到关心安慰、到两人炽热相爱的心路历程及其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相当准确的表现出来了。

奥逊·威尔斯将爱德华的那种孤傲、强悍、暴躁以及在严厉冷峻外表下隐藏的温柔重情的双重性格特征也表演得十分到位。
影片的结构紧凑流畅，以女主人公生活笔录的形式娓娓道来，给人以亲切真实之感。在材料安排上突出重点，编导将简·爱在舅妈家和洛伍德学校的生活略写，而以三分之二还强的篇幅表现简·爱与爱德华的爱情生活；并且在桑菲尔德庄园这个重点段落中，又悬念横生，高潮迭起：爱德华房内半夜突然起火；身份不明的疯女人半夜尖叫狂笑；梅森夜闯庄园受伤；这些悬念像团团迷雾萦绕在简·爱心中，当最后谜底揭开之日，也是简·爱离开庄园之时。本来观众被层层悬念紧绷的心弦随着两位主人公步入婚姻殿堂刚要放松一下，梅森的出现使剧情顿时风云突变。看到简·爱与爱德华分别的场面，观众无不感到深深地遗憾与怅然。在这个段落中，简·爱与爱德华的许多对白也写得十分精彩，将两人的性格特征、心理活动、情感暗示全都惟妙惟肖地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一段是全片的精彩段落，足见编导的艺术功力。

另外，影片在电影语言的综合运用上也颇具特色。该片的绝大部分镜头都是内景，外景运用极少，这些外景镜头看似过渡交待镜头，但却隐含着一定的寓意。如简·爱从舅妈家到洛伍德学校，从学校到庄园以及离开庄园等，马车在路上奔跑，尘土飞扬，天空阴云密布，几乎看不见阳光，原野上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还有很多处用的逆光，简·爱和马车夫只是一个黑色的剪影，似乎隐喻着女主人公命运多桀和旅途坎坷。还如，在庄园的花园中，爱德华正式向简·爱求婚一场戏中，一阵突发的狂风将园中一棵栗子树的枝桠折成两半的画面，与其说是喻示着简爱心中的疑虑尽释（怀疑爱与安琪尔订婚），不如说是喻示着简和爱婚姻的受挫。又如在影片结尾，舅妈死后，简·爱独自一人在房中给爱德华写信时，突然一阵狂风将窗户掀开，简·爱跑到窗口，忽然听见空中传来爱德华急切地呼唤：“简、简、简”，编导运用这种幻觉镜头来表现一对有情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同时又作为一个情节转折，使原本不愿再回庄园的简·爱，听见爱德华的“呼唤”，即刻飞往庄园与爱德华终成眷属，为影片平添了一丝浪漫色彩。